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翰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下

宋袁樞撰

武帝平兩越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
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
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
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
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

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

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
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
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
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
也且越人愚慙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
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

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予以接衣食賴
陛下德澤振救之得無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
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
嶺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
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
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陞
下先臣使將軍簡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渝後
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

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
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
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
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
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
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閑晏開朝不及夕臣
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
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

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縫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

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蟲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
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
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
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
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文二之組鎮撫方外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

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

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

也是時漢兵遂出未隃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鋟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且不與謀焉乃

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
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
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
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
諭意南粵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
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
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
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

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
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元鼎四年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
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
璽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
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
諸侯固稱病遂不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

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
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
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
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
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
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
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

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鎮撫之
五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為入朝具
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
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其居國中甚重得眾心愈於玉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
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
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
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

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鋟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

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郊壯士故濟北相韓
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
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
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
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
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
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
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

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
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
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
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
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
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侯樛樂姊為王太后首領屬
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
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

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
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
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
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
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
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酌祭宗廟列侯
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効
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

六年冬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陘破石門挫越
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
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
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為營遣使
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
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
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
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

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厔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稽為臨蔡侯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

為呂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
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
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
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陦非有斬將
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
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
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
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

內顧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
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
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
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
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
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

越

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拒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率錢唐轍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為禦兒侯陽為印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敖為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婺侯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武帝擊朝鮮

漢武帝元封二年，初全燕之世。嘗畧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達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

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
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
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
闕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
界上臨浹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
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
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秋上募
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

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拒險樓船將軍
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
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
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湞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
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
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
馬五千匹及餉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湞水使者及

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上軍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

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許遂左將軍

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
將軍王咬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
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咬路人皆亡
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
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
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
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封參為濱清侯陰
為菑苴侯咬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

涅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蓬豆邑頗放效吏往往以

極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閑藏及賈人往
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
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
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夫

武帝惑神怪

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長其游

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

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
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
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
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
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
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
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夏四月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

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神君
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
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
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
世莫知也

元鼎四年春二月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
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欒大大悅大先事膠東康
王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僂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擧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

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
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
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天子
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
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
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
上受印以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
上燕齊之間莫不掩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儂矣 六月

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睢后土營旁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

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
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
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願下迎黃帝黃
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
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
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秋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
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

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

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緜氏城上春天

子親幸緜氏城視跡問卿得母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

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

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

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初司馬相如病且

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

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

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黃帝以上封
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
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
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
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
義不著于經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
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
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

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羣
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
振兵釋旅然后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
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
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
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嘆曰吾後升天羣臣

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 春正
月上行幸緜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
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
戶三百為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
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
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
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

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僂人
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袖僂人以千數夏
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
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
廣丈三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
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
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阤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
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

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
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
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
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
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
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
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算
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

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以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僂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僂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僂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

八千里云

二年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
天子於是幸緜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
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
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夏四月還過
祠泰山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
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
又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

室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
然益遣冀遇之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
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春上還以柏
梁災故朝諸侯受計於甘泉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
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
宮度為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

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
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
丈輦道相屬焉

三年春正月上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皆無驗令祠官
禮東泰山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闇

天漢三年春二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
祠常山壅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

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闇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

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

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巫蠱之禍

漢武帝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鈎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

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遂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初充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

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
劾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
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
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
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
威震京師

征和元年夏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
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

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閣長安城門索十一

日乃解巫蠱始起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

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騎奢不奉法擅

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

安世甚急賀自請遂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

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

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

詛上有惡言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閏四月
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
誅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
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閻李
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鶻皇后太子寵寢衰常有不
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
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
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

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
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
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
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
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
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
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
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

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

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
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
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
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
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
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讐更相告訐以
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
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

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
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
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
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収捕
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
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
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禮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

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中省中壞御座掘地求盜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

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
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
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
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
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
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
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
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

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
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進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
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
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
怒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
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
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
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

櫓母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

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
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
兵安拜受節入閭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擊四市人凡數
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三日死者數萬人
血流入溝中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
附兵寢多庚寅太子兵敗南奔覆蓋城門司直田仁部
閭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
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

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與田仁皆腰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稅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

士劫略者皆徙熾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
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闈三老茂上書曰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
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
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
人間閣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
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
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

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
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
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
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
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
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
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
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

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
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
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
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
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封李
壽為邗侯張富昌為題侯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
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

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詭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三年九月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

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
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
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
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宫為歸
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昭帝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
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
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
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
何患於衛太子昔崩蹠違命出轡輒距而不納春秋是
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
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
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
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
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

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腰斬

燕蓋謀逆

漢武帝後元元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上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丁卯帝

崩於五柞宮

昭帝始元元年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
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
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及
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
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
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郎中
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

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即與澤謀為姦
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
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
雋不疑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
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
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成知澤等謀以告雋
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
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左將軍桀為安陽侯

三年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

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健行
安為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是歲上官
安為車騎將軍

五年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安日以驕淫受賜殿
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
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

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
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
能得亦慙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大醫監闥入殿中下
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
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
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
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
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

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
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
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
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太官先
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
長史敵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
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
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

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
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
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
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
廣明都郎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
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
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

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
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
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
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
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疏賢士景帝信誅鼃
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
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

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
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
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
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
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
旦日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
正譙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
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

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重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

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
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憇置酒與羣臣妃妾
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
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
節王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